

中国著名音乐家丛书



音乐散论

Yinyue Sanlun

孙 慎 著

音乐散论

孙 慎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音乐散论

孙慎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

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1-1675-6/J·140

定价：12·00 元

孙慎著《音乐散论》介绍

《音乐散论》是作者近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一些报刊上。其中有的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会上就音乐工作所作的报告和发言，如：《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发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有关的几个问题》；有的是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如：《进一步发展音乐创作》、《努力提高歌曲创作的质量》、《重视理论建设，促进曲艺音乐的改革创新》、《更好地促进古琴艺术向前发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写好〈当代中国〉音乐卷》、《抓紧发掘和抢救多声部民歌遗产》、《让中国传统音乐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发扬光大》等等；有的是关于音乐家的评述，如《继承和发挥聂耳的革命音乐传统》、《顽强学习的楷模——聂耳、星海》、《吕骥和救亡歌咏运动》、《为革命的音乐事业而献身的光辉的战士》（论张曙创作）、《祝愿贺绿汀同志永葆艺术青春》。

——在贺绿汀作品音乐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音乐的宝贵精神财富——纪念赵元任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黎锦晖诞生一百周年》、《总结施光南创作上的成功经验》等等；还有为曲集所写的序言，如：张文纲儿童预曲集《我们的田野》序，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总序；以及其它文章。

在这本集子中的所有文章，都贯穿着作者的一个总的思想，即如何使我们的音乐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孙慎近影

目 录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

- 重温 1956 年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
不能忽视音乐的社会作用 (7)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0)
爱国的激情·美的享受

- “红五月歌颂祖国音乐舞蹈晚会”观后 (13)
抓紧发掘和抢救多声部民歌遗产

- 在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多声部民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 (16)
怀念周钢鸣 (22)
重视创作方法，努力反映时代 (26)
祝愿贺绿汀同志永葆艺术青春

- 在贺绿汀作品音乐会上的讲话 (28)
努力提高歌曲创作的质量 (30)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 在中国音协第三届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报告 (34)
《我们的田野》序 (49)
继承发扬聂耳的革命音乐传统 (52)
为革命的音乐事业而献身的光辉的战士 (63)
抗战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 (70)
顽强学习的楷模——聂耳·星海 (74)
重视理论建设，促进曲艺音乐的改革创新

- 在全国曲艺音乐学术讨论会上的闭幕词 (77)
对抗战时期歌曲创作的回顾 (83)

关于电视节目的建议	(86)
关于马思聪的随想	(88)
悼念联抗	(92)
吕骥和救亡歌咏运动	
——祝贺吕骥同志从事音乐工作 60 周年	(98)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	(108)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写好《当代中国》音乐卷	
——在《当代中国》音乐卷编辑座谈会上的发言	(111)
提高认识,共同开创音乐事业繁荣似锦的未来	
——在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开幕词	(115)
进一步发展音乐创作	
——在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118)
更好地促进古琴艺术向前发展	
——在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上的闭幕词	(123)
发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有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音协第四届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发言	(127)
我和新中国剧社	(135)
让中国传统音乐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发扬光大	
——在国际中国传统音乐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141)
在第 24 届国际音理会上的发言	(147)
纪念黎锦晖诞生一百周年	(149)
祝贺吕骥同志的作品专辑《凤凰涅槃》唱片出版发行	
——在唱片首发式上的致词	(151)
为繁荣歌曲创作而努力	
——在歌曲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154)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总序	(160)

中国新音乐的宝贵精神财富	
——纪念赵元任诞生一百周年 (173)
关于《新音乐》华南版的回忆 (177)
向李凌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在李凌音乐思想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84)
总结施光南创作上的成功经验	
——在施光南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189)
后记 (193)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

——重温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关于文艺工作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不仅对音乐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整个文艺工作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今天，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重温毛主席这一次重要谈话，很好地领会谈话的精神，用以指导我们的音乐工作和文艺工作，将会使我们的音乐工作和文艺工作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的谈话中，又根据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我国的艺术要以社会主义为内容，创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的任务。在今天，我们的音

乐和各种文艺就是要努力刻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歌颂人民群众创造新的历史的丰功伟绩。这就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要内容。

怎样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呢？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着重谈了继承民族传统和学习外国的问题。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的异同，指出：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的艺术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各个国家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异，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法则。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并以形象性的比喻，教导我们既要认识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认识各民族艺术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认识、不掌握我国民族艺术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就无从促进我国民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毛主席向我们指出认识我国艺术的民族特点的重要性。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可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灵，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围内的继承性。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要很好地研究形成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规律。他说：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定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毛主席关于艺术的民族特点问题的阐述，使人们领体会到：由于艺术是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关系，因此每一民族的艺术都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且，这种民族形式绝不是随着民族的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更换的，而是有继承性的。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待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一般地说，自然科学不存在民族形式的问题。外国的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可以引进并直接用来发展我国的物质生产。但是，外国的艺术成果，不能照搬过来用以表现我国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因为存在着民族形式的差别，存在着民族习惯不同的问题。因此，毛主席批评了那种“全盘西化”的主张，教导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形成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规律，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艺术。

毛主席谈话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毛主席在强调学习中国的好东西的同时，也要我们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一切的好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它们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

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学习外国的目的性。这个目的，和“全盘西化”论者的学外国是完全不同的。“全盘西化”论是要用外国的艺术来代替中国的民族的艺术，而我们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的民族艺术，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艺术。

毛主席在说明学习外国的目的性以后，又讲了学习外国的必要性和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呢？在艺术上，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绍，外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象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拜一样，是错误的，有害的。

毛主席告诫我们：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地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好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并把学到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自己的创造。他赞扬鲁迅学习中外文艺成果并用以创造出新的文艺的光辉成就。他要我们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毛主席在阐明学习中外艺术成果对于创造我国的新的民族艺术的重要意义之后，又教导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创造。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

的。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并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一切好东西。

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毛主席这次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我们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及各种艺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如毛主席在谈话结束时所说的：你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们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今天，我们正在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所规定的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努力奋斗。在当前，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得到繁荣发展，首先必须肃清“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谬论的流毒和影响。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就是我们批判“四人帮”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四人帮”疯狂扼

杀和摧残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正是和毛主席提出要研究和发展我国民族艺术的指示相对抗的，他们比毛主席在谈话中批评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已经成为毁灭我国民族艺术的凶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四人帮”却禁止我们接触外国的音乐，稍为接触一下，“黑线回潮”、“复辟”、“崇洋媚外”等等棍子就立即朝你打来。他们已经不是盲目排外的问题，而是适应其篡党夺权的需要实行愚民政策。重温毛主席这次谈话，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面目，更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在音乐领域所散播的种种谬论的反动本质。

当前，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研究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就是我们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指针。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规律，我们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我们在这方面还要下功夫，还要花大气力，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视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不仅学习外国古典音乐，学习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音乐，也要学习和研究近代和现代的外国音乐。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以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的东西又有了变化和新的发展。对于外国近现代音乐中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注意批判地吸收。但是，学习和吸收外国音乐中好的东西，目的还是为了创造我国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音乐。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一定是前途远大的！

(1978年11月)

不能忽视音乐的社会作用

今天,《人民音乐》编辑部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谈谈群众音乐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我们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一些盒式音乐磁带也随着带进来了。其中虽然也有内容比较严肃的,但大多数特别是一些所谓“时代曲”,内容是不健康的。这些所谓“时代曲”在部分青年中很有市场。它也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专业音乐工作者。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趣味,有的作曲家写的曲子也模仿起“时代曲”的那种情调、风格,有的歌唱家则抛弃了自己质朴的演唱特点,模仿起“时代曲”歌星的那种情调、风格。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呢?

打倒“四人帮”后,抒情歌曲、轻音乐作品在群众音乐生活中多起来了,这是好现象,我们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也要发展这类体裁。在这类体裁的作品中,从题材内容上讲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但现在看起来,情况并不如此,特别是在电影中,爱情歌曲占有很大

的比重。当然好的爱情歌曲是很需要的，但是毕竟爱情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我们还需要用抒情歌曲这一体裁来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的需要。

最近，在音乐会上常常出现起哄、吹口哨的现象，特别是在唱某些外国歌曲时更是如此。这些青年人缺乏文化素养，责任不在他们，这是林彪、“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之一。同时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也同歌唱家的演唱有关。这里提出一了一个问题，就是歌唱家如何通过演唱来提高群众的美学趣味。我所说的演唱包括曲目的选择和歌曲的处理两个方面。曲目的选择对于歌唱家来说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它关系到为群众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的问题，在确定了曲目之后，歌曲的处理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确的处理，可以对一首优秀的歌曲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相反，错误的处理，就会产生不良效果。例如有的歌唱家用油腔滑调的表演歌唱印度歌曲《拉兹之歌》，结果给予听众的不是原歌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而是变成对“流浪生活”的赞赏和宣扬了。尽管这种演唱也赢得了某些观众的掌声，但必须对这种掌声进行具体的分析，有的人以为掌声多少就是节目好坏的检验标准，实际并不如此。检验一首作品或演唱的好坏，应该是它所起的社会效果，就是说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教育、认识或审美作用，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就是看所产生的效果是否符合人民的当前和长远利益，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诚然，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作用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过低估计它的社会作用。《论语》记载了孔子对音乐的感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高尔基在他的小说《人间》中描写他听音乐的印象也说：“当你听音乐时，你会忘记白